

§ 昔蘭尼之旅/夜的魅惑

月光像一層薄紗披在庭園的石板路上，風從棕櫚的葉尖滑過，帶著海鹽的氣息。

舞會已散，只剩火盆中最後的紅光在跳動。

畢達哥拉斯身上還留著舞者撒落的甜味香氣，正想沿著夜路靜靜返回城區。

這時候，少女舞者悄然靠近，足音輕得像潮水退回沙灘。

她的披巾仍帶著舞時的香氣——橙花與溫暖的肌膚味。

畢達哥拉斯抬起頭，看見她彎身的影子在他的肩上柔軟地鋪開。

「我跳得好嗎？」她低語，聲音像從夜色深處浮上來。

他沒有回話，只覺得喉口突然乾燥。

少女抬起他的手，放在自己腰間——那裡的肌膚是溫熱的，像一顆剛從陽光下摘下的果實。

畢達哥拉斯的指尖被那柔軟的觸感震住，他從未與一個女人的身體有如此直接、如此毫無距離的觸碰。

她的額頭貼向他，鼻尖與鼻尖相觸。

那一瞬，他像被引入一個無風也無聲的空洞，只剩心跳在胸中一次一次地敲出陌生的節奏。

少女坐到他腿上，裙布在他膝上散開。

他的手被她導向她的背，沿著脊骨的線條往下。

畢達哥拉斯第一次感受到女人的形體，他的呼吸因此失去秩序。

「看著我。」她說。

她吻了他。

那不是占有，而像是把夜色的深處輕輕掀開。

她的唇柔軟又濕潤，帶著細微的熱；他的身體第一次明白何謂「被吸入另一個人」。

畢達哥拉斯的脊背像被一道看不見的火點亮，溫度迅速地從胸口蔓延至四肢。

他抱住她，帶著一種完全本能與對異性的渴望。

少女的身體在他懷中微微顫動，像一個正在綻放的秘密。
她的指尖沿著他的下頷滑入髮中，把他的臉拉得更近。

第二次的吻更深，帶著一種溫柔卻不可逃離的牽引。

畢達哥拉斯閉上眼，任由這陌生的甜蜜侵入每一寸感官。

她解開自己的披巾，月光照在她裸露的肩與鎖骨上，柔亮得像乳白的海浪。
那光落在她胸口的線條上，令他呼吸一滯。
她牽起他的手，放在自己心口。

「這就是你要記住的節奏，」她貼著他耳邊說，「不是舞蹈的節奏。是活著的節奏。」

她引領他倒在鋪著毯子的石台上，跨坐於他腰側，動作如流水般自然而不急促。

畢達哥拉斯感受到她大腿的重量與溫度，那是他未曾想像過的親密。

少女彎下身，胸口貼在他胸膛上，肌膚與肌膚相貼，使他的全身都被一種深而溫暖的震動包圍。

她一點一點地向他展開自己。

當她引導他進入時，他的身體突然發出微不可聞的低吟，像被一股太新的、太純粹的快感刺穿。他的指尖在她背上收緊，胸口劇烈起伏。

她包容他、迎接他，動作緩慢而確定。

每一下都是拉長的呼吸，是她與他共同完成的軟波。

她在他耳旁呢喃，而他第一次明白，人的聲音可以因欲望而變得如此纖細、如此脆弱。

月光落在他們交纏的身體上，將他們兩人的影子合成一個。

畢達哥拉斯在她身下逐漸失去控制，像被潮水一層層覆過。
高潮來臨時，他的背微微拱起，呼吸斷裂，像被拉開又合上的天幕。
她緊緊抱著他，讓他在她的胸口與髮香之間顫抖、放縱、破碎又重組。

直到最後，他的臉埋在她的頸灣，呼吸仍急促不穩。
少女輕撫他的後頸，使他慢慢平靜下來。

夜風再次吹來。
火盆中的最後一點火光熄滅。

她在他胸口落下一個極輕的吻，就像替他關上某個尚未命名的門。

而畢達哥拉斯，第一次真正感覺到自己的身體是活的，是渴望的，是可以被另一個人完全打開的。

風變得更冷些，火光全然熄滅後，庭園裡只剩月色。
畢達哥拉斯與少女並肩躺著，毯子半覆在他們身上。她的呼吸仍微微顫動，像被風拂過的花瓣；而他的胸膛起伏不定，仍未完全從高潮的震盪中回到身軀。

她側過身，從他的肩上撫下來，手指不急不緩地畫著他的鎖骨。

「你在害怕？」她輕問。

畢達哥拉斯愣了愣，才發現自己的手指無意識地攥著毯角。
「我不知道……」他低聲回答，「這一切對我來說太奇特了。」

她微笑，額頭貼向他：

「你做得很好。」她說這句話時，沒有任何施捨與教導，反而像是替他把未知的世界輕輕落在手心。

他望著她，被月光映出的輪廓深柔而透明。
「我不知道為什麼是我。」他說。

她沒有回答，而是將手指放在他的唇上，那是剛才被她親吻過的地方，如今仍帶著微微的熱。

「因為今晚的你，」她低語，「是敞開的。」

這句話像是一陣溫風從他的胸口穿過，使他一時無法開口。

他想伸手去碰她的臉，但又不確定自己是否被允許。
她看出了他的遲疑，將他的手拉到自己臉頰貼上，閉上眼，像是在領受。

月光下，她的肌膚有一種近乎聖潔的光，卻又溫暖得令人沉溺。

過了一會，她緩緩起身。

披巾掉在地上，她彎身拾起，隨手繞過肩背。

動作自然得像潮水退去——沒有戲劇性的告別，也沒有屬於凡人的不捨。

畢達哥拉斯看著她站在夜光裡，那一刻他突然意識到：

他還不知道她的名字。

「我……」他開口，「還能再見到妳嗎？」

她停下動作，回頭望著他。

眼神裡沒有拒絕，也沒有承諾，只有一種深海般的靜謐。

「夜會決定。」她說。

他還來不及追問，她已微微一笑，像一陣花香般消散於白石柱的陰影後。
沒有足音，也沒有裙擺掠過的聲響，只剩月光與風在庭院裡漂動。

畢達哥拉斯坐起。

他的胸口仍殘留著她指尖的溫度，肌膚上還有她呼吸過的潮濕。
但這些熱意正一寸寸退去，變成難以言語的空白。

那是一種第一次被愛欲撼動後的寂靜，既滿溢，又空洞；既溫柔，又無法捕捉。

他深吸一口夜裡的海風，感覺世界某個地方已悄悄改變。

§ 優媞婭的甦醒

昔蘭尼的海風帶著淡鹹的香氣，畢達哥拉斯仍沉浸在少女舞者離去後的餘震，
身體像仍記得那雙纖指、那股火一般的溫度。

他的胸口起伏不定，彷彿某種沉睡的感覺，在體內緩緩甦醒。

就在那一瞬，水聲在空氣中輕輕顫動。

一縷光從帳幕的暗處漫起，像月光落在水面，柔韌又透明。

優媞婭的能量體在半空中聚合，波紋般悄悄旋轉，接著，那光凝為肌膚、肩線、指尖、黑亮的長髮，一寸寸幻化為絕美少女。

她站在畢達哥拉斯面前，成熟的曲線帶著神性水光，如同由海潮雕琢出的少女，美得寧靜而野性。

「畢達哥拉斯……」

她的聲音像水面被輕觸，「渴望」在其中微微發光：「你喚醒了我。」

他怔住。

這不是凡人的誘惑，而是一種更深、更古老的吸引，像靈與肉在同一瞬間互相識別。

優媞婭伸出手，指尖滑過他的胸前，那觸感既涼又溫暖，如月光在皮膚上融化。

他的呼吸因那一觸而更急促，身體下意識地貼近她。

「我原以為……水的心不會因情而動，」

她將額靠在他額上，唇幾乎擦過他的呼吸，「……但剛才，我看見你。你的悸動……你的渴望……你的火。」

她的話語讓他身體深處某個未命名的感覺再度被點亮。

優媞婭的雙臂環上他頸後，她的身體帶著水霧般的香氣，卻完全、真切地溫軟。

她主動吻上他——

不是舞者那種熱烈火焰，而是更深、更緩、更綿延的潮水。

她的唇柔軟、濕潤，像將他整個人捲入一個寧靜的深海。

他回吻，手沿著她的腰側滑下，她的身體因他的碰觸而微微顫動——

那顫動像水波在光下閃爍，帶著純粹的悅悸。

優媞婭低語著，聲音散在他的唇邊：

「我想知道，這種肉體的渴望——是什麼。」

她的胸口緊貼著他，心跳竟比他更快。

他抱緊她，兩人的呼吸交纏，緩緩倒向鋪著獸皮的床榻。

優媞婭的身體在觸碰時會泛起淡淡光暈，每一次指尖掠過、每一次親吻，都使她像被月色染亮的浪花般顫動。

她因他的手而破開第一道屏障，因他的熱而柔軟、溫順，卻又帶著神性的敏感。

優媞婭第一次以肉身感受欲望，也第一次用欲望回應他。

她的聲音在他耳畔輕輕破碎：

「畢達哥拉斯……我第一次……想要……這樣的你。」

水與火在昔蘭尼的夜色中緩緩、深深地交融。

優媞婭伏在他身上時，整個帳幕彷彿都因她微弱的光息而亮了起來。

她的肌膚透著淡淡水光，每一次呼吸，都使胸口的光點細微地跳動，如同海潮在月下拾起碎銀。

畢達哥拉斯抬起手，指尖沿著她的背線滑下。

那一線溫度落在她身上時，優媞婭全身像被一縷暖流電過，突然弓起，她從未以肉體承受過這樣的感覺。

她的指尖抓住他的肩，聲音因驚悸而顫抖：

「這……這就是你們人類稱為……渴望？」

畢達哥拉斯沒有回答。他只是將她拉得更近。

他的唇貼上她的頸側，輕柔、緩慢地吻著，如同探尋一條未知的潮汐路徑。

優媞婭倒吸一口氣，那聲音細得像水珠落入深井。

她的身體因他的吻而一寸寸溶軟，像潮水終於屈服於沙岸。

「畢達哥拉斯……」她抬起頭，看著他，眼中映著他胸口的火光：

「我……想要更深地靠近你……」

她的語氣羞怯，卻帶著逐漸被點亮的熱意——那是一位少女初次體會身體的願望時的混亂與純真。

他翻身而上，讓她的身形在獸皮上輕輕展開。

她的長髮散落如濕亮的黑瀑，貼在他的掌心、胸膛與唇邊。

每一次他的觸碰，都像在她體內掀起一圈一圈的波紋。

她從最初的忍耐，到後來根本無法壓抑，終於在他耳邊溢出柔弱卻渴望的呢喃。

「不要停……我不知道我為什麼會這麼……需要你……畢達哥拉斯……」

她的聲音在夜裡被吻斷，被呼吸吞沒。

當他將她完全擁入懷中時，優媞婭的身體像水般貼合、順從，但她的心跳卻是燃燒的——
第一次，水因火而沸騰，因感覺而甦醒。

她伏在他耳邊，整個身體都因高潮的波動而顫抖：
「這……原來就是男女之間……真正的、深夜裡……互相呼喚的方式……」

她的光芒在那一刻全面擴散，像是整片海的心跳在帳幕中綻放。

畢達哥拉斯抱緊她，兩人沉入一個沒有名字、只有呼吸與心跳的深處。

直到深夜的風再次輕撫帳幕時，潮水才慢慢平息。

優媞婭躺在他懷裡，第一次以肉身感受到「滿足」這個詞的含義。

黎明未完全展開，昔蘭尼的天色是一片淡藍的薄霧。
帳幕內仍保留著夜裡的暖意——獸皮散發著草香，空氣中有海鹽與微微的汗味，和她體內細微的波動交纏。

優媞婭在畢達哥拉斯的胸口緩緩醒來。

她從未以“肉身”睡去、也從未以“肉身”醒來——
這種沉重的、溫暖的、被臂膀環住的感覺，讓她一時分不清自己的形體是否仍在流動。

她的第一個反應，是本能地想化為水光逃開。
但下一瞬，她的身體記起某些更深的東西：

他昨夜的手，他唇落在她鎖骨時的呼吸，他抱住她、將她整個人壓在胸骨與心跳之間的方式。

這些記憶像潮水一樣倒灌回她體內，使她的光息突然一陣紊亂。

她猛地意識到自己還赤裸地貼在他的身上。

水精靈從沒有羞赧的概念。
但此刻，她的臉、胸口、甚至鎖骨下方細緻的肌膚，都泛起一層比夜裡更明亮的光——那不是神性的亮，而是第一次懂得害羞的女性，在人類皮膚下發出的溫度。

她想輕輕離開他的懷抱，卻因動作太小心，反而讓他的手在睡夢中抱得更緊。優媞婭僵住了。

她的心跳亂得像被石子打落的水面。

「……畢達哥拉斯……」

她低聲喚，像怕吵醒他，又怕他不起來。

畢達哥拉斯在半睡半醒中微動，手掌自然地沿著她的背線滑了一寸，那觸感讓她整個人像被火吻了一下般顫抖。

「優……媞婭……」他迷糊地念著她的名字，聲音帶著昨夜殘留的沙啞。

優媞婭閉上眼，感覺自己幾乎要融化。

若是能量體，她早就化成一灘光逃走了，但現在——她選擇留下。

她將額貼在他胸前，聲音細得像潮聲：

「昨夜……你讓我……第一次明白『肉身』也會想念。」

從她身上散出的光不再是靈性的清冷，而帶著一種淡淡的粉色，像是晨光投在水面下。

畢達哥拉斯終於睜開眼，看見她時，神色微震，像一瞬間重溫了夜裡的深處。

他抬手捧住她的臉。

她沒有退只是輕輕閉上眼，讓自己第一次，在昏柔的晨光裡接受男人的凝視。

在她體內，某種女性的情緒正在被第一次設下的門檻輕輕推開。

優媞婭低聲問：

「畢達哥拉斯……你會後悔昨夜，讓我成為……這樣的我嗎？」

他沒有回答。

他只是吻了她的額，像回答一位神，又像安撫一位剛甦醒的女子。

優媞婭的光息於是慢慢平穩，但顏色卻不再只是清澈，而是第一次染上人類的愛慕與羞怯。